



# 仙女庙“王事”知多少

柏涛

江都史话

仙女镇从最初的村庄，到如今扬州第一古镇，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。在史籍上，来过仙女庙的帝王很少，帝王与仙女庙的故事倒是有几则，可供里人乐道。

传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逃避王莽追杀时，一路南下，来到蔡家庄(现仙女镇)一带。追兵紧跟其后，正走投无路时，他忽然看到一座破庙，于是藏身其中，躲过一场杀身之祸。东汉建武元年(公元25年)，刘秀登基，他想起在蔡家庄躲过追兵，破庙救了他一命，于是下旨重修庙宇，宏大规模，并敕封此庙为“救生寺”。根据有关史料记载，此庙原在仙女镇运盐河北。

三国时期，曹操次子曹丕220年接受汉献帝禅位，登上皇帝宝座，改国号为魏。东吴孙权自立年号，魏文帝曹丕三次出兵伐吴，驻兵蔡家庄至仪征一带，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，但是三次兴师都被长江所阻，被迫撤军。曹丕临观兵回马广陵时，感慨万千，在马上作了题为《临江观兵》的长诗，表露出偃武修文、与民休息的思想。蔡家庄和仪征曹庄两地百姓感激曹丕罢兵息争，虽三次出兵而未发生战争，因以设庙奉祭。明《嘉靖维扬

志》卷十一记有“魏文帝庙在江(都)县蔡家庄”。清《雍正江都县志》也有记载：“魏文帝庙在城东蔡家庄，今日曹公庙。”《九域志》载有：“魏文帝幸广陵，因立庙，今名曹公庙，一在蔡家庄，一在仪征县曹村。”至清末庙废。

元朝末年，起义军群雄割据。张士诚实力雄厚，是朱元璋统一全国的阻碍。1366年，朱元璋派徐达、冯胜猛攻高邮。高邮是张士诚发迹之地，战斗并不顺利。朱元璋多次从应天(南京)亲临前线，终于攻克高邮。其间，他多次经过蔡家庄，发现此地风水至佳，有龙脉之象。为保朱氏江山，他登基后派刘基来蔡家庄。刘基在蔡家庄西做了一些道术，以斩断此地龙脉。这便是当地龙脉传说的由来。现仙女镇第一家私人园林天匙园中有“龙脉传说”烤瓷板画嵌在院墙上，图文并茂。

到了清代，故事就多了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，乾隆“南巡，亲莅河干”，察访苏北水务。第二年年下旨：芒稻闸永远不许下闸板，了断运河上一段公案。这段公案就是盐官要关闸蓄水方便行船，水官要

开闸放水以免里下河水灾，双方一直在朝廷上争论不休。此碑立于七闸桥河西，1937年被日军拆毁。

传说乾隆下江南时，听说当地有个墩头寺香火鼎盛，又对庙中传说很好奇，于是吩咐大臣随行一游。当乾隆看到墩头寺飞檐碧瓦，红墙钟楼，古木森森，气势不凡，便为寺庙题字，留下“古墩头庙”墨宝，僧人勒刻石额，保存至今。此庙址在双沟墩头，如今已复建庙宇。

清道光皇帝效仿祖先出宫私访，传说曾来到扬州城东运盐河南岸的砖桥地界。当时砖桥有个白马寺很著名，地址在仙女镇童河村，庙宇恢宏，前有广场。晚间，道光一行三人借宿寺院。方丈并不知情，安排照应，十分热情。谁知，时到三更，来了劫匪，方丈手提器械保护客官，

天亮后又送出山门。道光回京后，御赐砖桥白马庙每年二百两香油钱，数月后，白马庙收到京城送的银两，方知那天相救的是道光皇帝。今白马庙已不存。

同治十年(1871年)，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皇帝敕封仙女庙杜康二仙女。同治皇帝批准敕封杜仙加“灵感”二字，康仙加“广庇”二字。此事的来由是传说太平军破扬州后，准备夜袭仙女庙，并向东扩展。谁知军队到万福桥时，见对岸灯火闪耀，乐奏声声，香烟袅袅，有两顶轿子正在岸边经过，忽然间又全部消失无踪。太平军认为这是仙女保佑当地百姓，于是取消行动，又回到扬州。此事传到张之洞耳中，于是就有了同治下旨加封的事。此圣旨原保存在仙女庙中殿堂上，至民国后期不知去向。



乡土风情  
乡村的四月  
王莹

最美人间四月天，乡村四月赛天庭。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油菜花、蚕豆花、茼蒿花……无数的花儿在乡村汹涌澎湃，到处绿潮翻滚，如同成千上万种说不清的芬芳，此起彼伏。

清明的忧伤，渐渐被葳蕤的草木覆盖。雨生百谷，春天的高潮，让谷雨忘却了每一个节气皆有尾声。

柳絮飞舞，麦子在扬花、抽穗，四月的乡村，有风流恣肆的浪漫，也有奔向丰收的决绝和果敢。

踏青的人，似在花溪里畅游，一浪高过一浪的馨香，把人带进了醉里梦乡。万物响亮而又蓬勃，乡村的四月，一切得到应有的助力。

浓郁的美好，在村庄、在田间弥漫，每一个角落都有生长的欣喜和欢乐。泡桐树用守候的花语，诠释着游子对故乡的爱和思念；楝树花带着儿时的体温，叫人一遍遍地感悟往事，一次次想起儿时的伙伴，以及一个个相继作古的乡亲。

马兰头、婆婆纳、枸杞头、蒲儿菜、芦笋……名目繁多的野生美味，赶趟儿似的在乡村的四月轮番粉墨登场，品农家宴，尝土灶菜，渐渐成为乡村一日游的时尚。小龙虾欢跳着上了餐桌，各种各样野生的鱼虾，是远方来客心中最鲜最好的“艳遇”。

槐花即将灿烂，桑椹就要发紫。燕子衔着春泥在檐下筑巢，布谷鸟忠于职守的巡回演唱，永远不知疲劳。

乡村的四月，一切都可以说是刚刚好；四月的乡村，所有的景象皆是无比幸福妖娆。

茄子秧、大椒秧、黄瓜苗、番茄苗……母亲的小菜园里，又见到这些阔别了一冬的角色，它们在乡村四月的阳光下铆着劲儿地成长，试图将春天的得意拔高拉长。菜花蜜已经酿好，油菜结籽的声音赢得蝴蝶和蜜蜂争相为之歌唱。

田野里传来机械翻阅泥土的音响，青青的秧苗泛着四月乡村最迷人的光芒。其实，每一棵麦子稻子，都是我们不可触摸的故乡，辽阔着的乡愁，铺展开的希望，一片片，一缕缕，都能亘古不变地感动心房。

乡村的四月，美丽在继续，热烈在蔓延。这是春对夏的馈赠，这是夏对春的暗恋；四月的乡村，诗意在蒸腾，爱情在升温。这是故土对我们的奉献，也是我们对故土的感激。

人间烟火

# 奶奶的纺纱车

徐德培

小时候，家中堂屋的一角有一辆纺车，纺车前有一张矮凳，那是奶奶纺纱时的专座。

吃过晚饭，洗完锅碗，奶奶解下围裙，总会习惯性地走向纺车。坐下后，右手摇动把手，左手拈着棉条缓缓向上向后拉动，直到左臂不能再向后拉动，突然向前送回，棉纱就有规律地绕在纱锭上。如此周而复始，随着左手前伸、上抬、后拉，腰身也跟着前倾、直起、后转，视线也随左手移动。在我那个年龄看来，这连贯的动作非常柔美，韵律感很强。

在生活物资紧缺的年代，每人每年只有三五尺布票，繁重的田间劳动又极易磨损衣服，乡民们只好自己纺纱织布，穿家机布衣服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，纺纱也就成了家庭妇女永远做不完的家务。

女孩长到十岁左右，往往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纺纱。由于好奇心被转动的纺车吸引的时候，她们完全想不到，这辈子将与这台纺

车相伴相守，再也难以分离。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在母亲的唠叨中，懵懵懂懂地意识到纺纱是与自己未来婚事相关的，摇动纺车的时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。朝朝暮暮，在纺车的转动中，她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纺的纱织成了布，染成各种颜色，做成了婚房里的被褥，做成了自己的嫁衣，也隐约触摸到亲手织成的未来的幸福。但纺纱并没有休止符，并不会因婚姻的成功而终止，少妇们要为自己的小儿女包装，大妈们要为接近婚龄的孩子们忙碌，奶奶们要为孙辈的衣被操心……生活的需求，成年累月地催促着纺车的旋转，像地球的转动一样，永不停顿。

纺车嗡嗡响，常常成为我的催眠曲。那时煤油限量供应，为省油，灯芯必须剪得很短，可谓灯光如豆，勉强照亮奶奶的纺车。小孩子是有趋光性的，我喜欢坐在堂屋里唯一的煤油灯旁边，听奶奶讲故事。谁知，昏暗的灯光与单调的嗡嗡声狼狽为

奸，很快就把我拖进梦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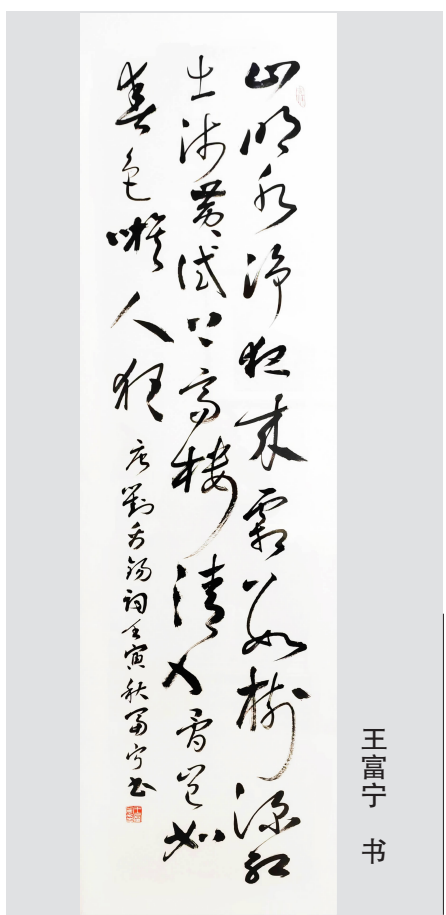
睡梦里，依旧能看到那幅永恒的画面：奶奶右手转动把手，左手拈着棉条，匀匀地向后抽动，细细白白的纱线慢慢变长，像春蚕吐丝，又像优雅的舞蹈动作，律动着生命的节拍。永远不变的嗡嗡声，永远不变的韵律，让我安卧在亲情的摇篮中，睡得又香又甜。

有一次睡梦中，突然感觉到嗡嗡声不太正常，节奏也发生了变化，我在半睡半醒中，闭着眼睛冲向堂屋，边跑边喊：“是谁乱动奶奶的纺车？”一旁的母亲拉住我：“你耳朵倒是挺灵的，睡梦中还能听出来不是奶奶纺纱。先把眼睛睁开再说话，是隔壁大妈借你奶奶的纺车用一下，赶快叫大妈！”我赶紧睁开迷糊着的眼睛，见到隔壁大妈，反倒不好意思起来，赶紧叫了声大妈。

乡下有句老话：“男儿要废千张纸，女儿要废千条线。”意思是，男孩自幼要努力读书学习，为了练好字，即使作废千张纸也在所不惜，

女孩从小要学做家务，为掌握纺纱技能，即使作废千条纱线也是值得的。在村里，纺纱的质量往往能表明女人的精致，纺纱的数量又是女人勤劳与能耐的证明。在家长里短的闲谈中，女人们常常假装说漏了嘴，泄露出纺纱的斤两，以此博得左邻右舍的羡慕，支撑着自己的骄傲与自豪。姑娘们谈婚论嫁时，纺纱的数量既是一笔可观的财富，更是勤俭持家品性的一种量化。因此，“要人夸，会纺纱”成了乡间的流行语，也是小伙子择偶的标准之一。

寒来暑往，岁月荏苒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物资供应越来越丰富，上世纪90年代初取消了布票，市面上的各色布料应有尽有，任人挑选。农村里的年轻人也与城里人一样，讲究穿戴的品质花样，家机布被冷落了，使用了千年的纺纱车自然被束之高阁。纺纱车的嗡嗡响声，只能偶尔出现在老一代人的梦境之中。



王富宁 书